

# 污辱黑人为非洲黑猩猩的无耻美国法官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26)

在“格温橡树游乐场”民权运动发生时，时任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行政长官的斯派罗·西奥多·艾格纽(Spiro Theodore Agnew)，居然公开批评“格温橡树游乐场”的游行示威者为“盲目且不负责任”。

在美国近代史上，艾格纽有三个第一：马里兰州第一个希腊裔州长；第一个希腊裔美国副总统；第一个因为贪污腐败而被逼辞职的美国副总统。艾格纽的故事是一个值得所有政客学习的案例，那就是贪污腐败，必然会以羞耻收场。

艾格纽于1918年9月18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出生，父亲西奥多·斯派罗思·艾格纽(Theodore Spiros Agnew)是希腊移民，母亲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玛格丽特·卡特·埃克斯(Margaret Carter Akers)，在嫁给西奥多·艾格纽时，她是一位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寡妇。

艾格纽本来是民主党，因为政治利益而改为共和党，他是律师出身，曾于1962年当选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的行政长官，1966年当选为马里兰州州长，1969年出任理查德·尼克松的副总统。

好景不长，艾格纽所有的贪污腐败案终于在1973年时爆发，美国司法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分部对他的调查结果，列举他自1962年至1973年历任县官、州长、副总统期间的数十件贪污腐败案件，艾格纽被控以“勒索”“贪污”“漏税”和“阴谋”四大罪。

经过与美国司法部的谈判，艾格纽承认了一条“漏税”罪，条件是辞去美国副总统职位，并补交马里兰州\$270,000.00元的罚金，得以免掉一场牢狱之灾。

在艾格纽的贪污腐败案发时，正逢水门事件将尼克松总统搞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有35%的共和党认为艾格纽应该是下任美国总统人选，这更形成了他与尼克松之间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1980年，艾格纽出版回忆录说，他当年是被尼克松和他的办公厅幕僚长亚历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以“暗杀生命的危险”而被强迫辞职的。自此两人老死不相往来，一直到死，尼克松再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艾格纽于1996年9月17日，在没有发现病状的情况下，因为白血病(leukemia)，病逝于马里兰州“柏林大西洋医院(Atlantic General Hospital, Berlin)”，得年78岁。

在美国历史上，有两位辞职的在位副总统，除了艾格纽之外，另外一位是美国第7任副总统约翰·考德威尔·卡尔霍恩(John Caldwell Calhoun)，他是美国第6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4年副总统。

亚当斯连任失败，卡尔霍恩又当选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副总统，但由于政见不同，两人反目成仇，他于1832年12月28日辞去美国副总统职位，竞选美国参议员。

从1954年至1964年的10年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人们从种族歧视的噩梦里惊醒，开始迅速遗弃传统的包袱，朝着新的明天前进。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布朗诉教育部案》胜利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开始了历史性的改变，在同一年，立即执行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开始了黑白人种的混校，成为美国第一个改变公立学校面貌的城市。

同一年，非洲裔美国人哈里·科尔斯(Harry Coles)当选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议员，突破了白人垄断巴尔的摩市政治的历史纪录。同一年，巴尔的摩市政府宣布，在居民区，不再容忍种族隔离政策。同一年，巴尔的摩市的餐馆，宣布欢迎所有人种和种族进来享受美酒和佳肴。

《巴尔的摩太阳报》在头版开始刊出“我们居住的城市(The City We Live In)”系列文章，勇敢而负责地承认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政策不仅违反了《美国宪法》，而且是一种不道德与不正义的行为，为马里兰州的种族大融合铺垫了大路。

巴尔的摩市的商场宣布，允许非洲裔美国人与美国白人一样在商场内试穿新衣服。1955年，巴尔的摩市议会通过议案，鼓励美国民权运动的合法性，决不允许巴尔的摩市再走回头路。

1955年，共有7%的非洲裔美国人学生，开始在黑白混合的公立学校上课。美国最高法院颁发意见书，确认美国法庭下令巴尔的摩市的公共游泳池必须向所有的种族开放为合法。

1956年，有14%的非洲裔美国人孩子，就读于黑白混合的公立学校。这一年，巴尔的摩市市议会通过《就业平等公平条例(Baltimore City Equal Employment Ordinance)》，朝着现代文明又迈进了一大步。

马里兰州第53任州长西奥多·罗斯福·麦凯尔丁(Governor Theodore Roosevelt McKeldin)下令：在州政府的职业申请表上，不得再用黑白分列的规矩。有26%的非洲裔美国人学生，就读于黑白混合的公立学校。“眺远亭喜来顿酒店(Sheraton Belvedere Hotel)”开始一改过去只接待白人的习惯，自动宣布开始接待所有人种的客人。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1956年版本民权法案》，保障了所有人的投票权利。

1958年，巴尔的摩市的电影院向所有种族开放。所有酒店全面向所有种族开放。1960年，数所大学的学生，全面冲击巴尔的摩市尚且不肯实施种族混合的餐馆和商场，得到舆论的大力支持。巴尔的摩市全面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1960年版本权利法案》。

1961年，全市的公交车系统，向所有的种族平等开放。马歇尔接受肯尼迪总统的提名，出任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开创了非洲裔美国人出任此职位的先河。

1962年，大量的种族歧视法律案件涌进了马里兰州法院，后来出任马里兰州上诉法院院长的罗伯特·比尔(Judge Robert Bell)，裁决“胡珀饭店(Hooper's Restaurant)”之不招待黑人的行为，不仅违反了《马里兰州宪法》，亦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平等保障权利。

1963年，在经过了8年的游行示威抗议后，巴尔的摩市“北木电影院(Northwood Movie Theatre)”终于向正义投降，允许非洲裔美国人进场，与白种人观众一起欣赏电影。巴尔的摩市议会通过更全面的消除种族隔离的法律，禁止在餐馆、酒店、戏院、商店、海滩和文娱活动场合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当时这条法律只在巴尔的摩市和12个县生效，其余的11个马里兰州的县议会，不承认此法。

1964年，以严禁黑白演员一齐跳舞而风行美国南方50年的“迪恩节目(The Buddy Deane show)”，在马里兰州的电视台中撤销，自此成为历史。

在金恩站在美国首都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讲一年后，马里兰州议会通过新议案，在全州禁止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法案，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在马里兰州取得划时代的胜利。马里兰州开始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职业与文娱活动场所种族歧视。马里兰州开始踏进了文明进步的世纪。

这段时期，号称“南方隐形皇帝”的“三K党”正在南方数州横行，作恶多端。施韦特纳和他的妻子莉塔·施韦特纳(Rita Schwerner)，两人自愿前往密西西比州，追随密西西比州“种族平等协会”的理事长戴维·丹尼斯(David Dennis)，共同奋斗。

密西西比州“种族平等协会”最高领导人鲍勃·摩西斯(Bob Moses)立即委任施韦特纳为密西西比州马里丹市“种族平等协会”的负责人，从事当地的民权活动。施韦特纳成为了全国“种族平等协会”中唯一的白人领导人，意义重大。

施韦特纳和妻子莉塔在密西西比州马里丹市，为非洲裔美国人设立了一个“社团中心(Community Center)”，开始了他们的民权倡导运动。他们直接去找当地的白人老板，说服他们聘请非洲裔美国人为工人，他们逐家挨户的去敲门，游说他们支持密西西比州马里丹市“种族平等协会”的活动。

对于那些不肯雇用非洲裔美国人的死硬顽固份子，施韦特纳和莉塔是一点也不客气的，他们直截了当指名道姓地将之公布于众，使之无所遁形。如果还不就范的话，便将行动升级，在其生意的门面前示威游行，更进一步的发动抵制运动，呼吁所有的非洲裔美国人，不要进去购买任何东西，直到他们雇用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为止。

密西西比州的“三K党”党徒们，对于这位使他们头疼万分的麻烦制造者史伟纳是非常反感和讨厌的，从他的犹太裔背景，到他的种种行为，无一不是触犯了他们的大忌，也无一不成为他们的障碍。

从施韦特纳和莉塔第一天到达密西西比州开始，“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的特务们，就准确无误地掌握了他们两口子的所有行动，并且开始设想收拾他们的阴谋诡计。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有心陷害，一个无意设防，岂能不出事？施韦特纳等人的悲剧命运，已经无可避免地注定要发生。

古德曼的背景，与他的好友施韦特纳有几分相似，他也是犹太裔之后，他于1943年11月23日，在纽约州纽约市出生。古德曼家中没有姐妹，只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二。他的父亲罗伯特·古德曼(Robert Goodman)和母亲卡罗琳·古德曼(Carolyn Goodman)，都是支持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公义之事，从不落于人后。

古德曼从纽约“华尔登中学(Walden School)”毕业后，转到“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专修戏剧系，可是天不从人愿，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就因为肺炎老毛病发作，不得不回家休养。

古德曼长得玉树临风，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一度醉心于戏剧，想在毕业后到好莱坞发展。从“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返回纽约的老家后，他一边养病，一边当临时演员，以偿心愿。在没有戏演时，就到他父亲的建桥工地，帮忙做点零工，赚些外快。

病好了之后，看到了自己身处的社会，是那么的封建和堕落，毫无社会正义可言，顿然迷失了自己，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做点贡献。古德曼觉得演员生涯，并不是他的人生目的，所以他到纽约市“昆斯大学(Queens College)”主修人类学。

1964年，古德曼接受了他好友施韦特纳的邀请，到密西西比州参加“种族平等协会”举办的“自由夏天(Freedom Summer)”的活动。没想到这个邀请，变成了他的死亡之旅。在动身之前，古德曼到俄亥俄州“牛津市

西方学院(Western College, Oxford)”，接受了短期的民权运动策略的培训。古德曼和施韦特纳刚一到密西西比州，还未开始工作，就被“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的特务们暗中监视起来。

1964年2月15日，“密西西比白武士三K党”召开大会，决定给这“两个犹太小子”和一个“黑鬼”，来一点“教训”。1964年4月24日，全密西西比州有61处同时燃烧高大的十字架，向法律和正义挑战，这是“三K党”将要采取某种激烈行动的前奏曲。

1964年国殇假日，古德曼和施韦特纳在“锡安山卫理公会教堂(Mountain Zion Methodist Church)”内公开发表演讲，鼓励非洲裔美国人要尽快办好选民登记手续，行使公民权利。

密西西比州“白武士三K党”的“大魔头”山姆·鲍恩斯(Sam Bowens)对于古德曼和施韦特纳这两位“犹太小子”痛恨到了极点，在1964年5月15日，就下达了“四号行动计划(Activate Plan 4)”命令，那是“三K党”格杀勿论命令的暗语。

1964年6月16日晚上10:00点，“种族平等协会”在举办的“自由夏天”活动的大本营“锡安山卫理公会教堂”，结束了忙碌了一天的培训班活动，各人正准备回家休息。当他们推开大门出去时，发现有30多名全副武装的手拿长枪和武器的“三K党”，对他们怒目而视，大声叫嚣着说：“那个黑鬼在哪里？那个犹太小子在哪里？”。

“白武士三K党”头目埃德加·雷伊·基伦(Edgar Ray Killen)，带着大批的暴徒冲了进来，叫嚣着要找古德曼和施韦特纳。当发现他们两人并不在场时，立刻开始发飙，见人就打，见物就砸，对教堂里的牧师和行政领导人，连打带骂，恣意凌辱。

“三K党”暴徒们因为找不到他们心目中的敌人“犹太小子”而牢骚满腹，此时几个“三K党”暴徒，从外面汽车里取来了10加仑的柴油，开始到处乱浇，他们觉得叫骂一顿，还是消不了气，决定干脆放把野火，将这个令他们讨厌万分的“锡安山卫理公会教堂”烧为平地。

1964年6月20日，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闻讯后，从俄亥俄州开车回密西西比州马里丹市，对“锡安山卫理公会教堂”烧为平地的事件，要做一个彻底的详细调查研究，以便向全世界公布。

根据1998年美国法庭下令密西西比州交出来的有关这件惨案的文件显示，密西西比州政府是有介入这件谋杀案的。“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调查员艾伦·霍普金斯(Investigator Allen Hopkins)将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的资料，包括他们的长相、年龄、特点、甚至于他们所开车子的牌子、车号和颜色等，连同他们的现时活动等情报，报告给了“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

“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接到来自霍普金斯的情报后，立即将之转交给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警长劳伦斯·雷尼(Sheriff Lawrence Rainey)。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的副警长塞西尔·雷伊·普赖斯(Deputy Sheriff Cecil Ray Price)在接到了情报后，自告奋勇，亲自赤膊上阵，咬牙切齿地要“为民除害”。

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警长雷尼和副警长普赖斯二人，都是“密西西比州白武士三K党”的领导人。雷尼于1923年3月2日在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出生。他在初中毕业后在一家加油站当汽车修理匠，他的警长事业是从参加了密西西比州费城警察开始的。

雷尼长得6尺2寸，高头大马，体重超过250磅，喜欢嘴嚼烟草，每次的新闻相片，都可以看到他邪恶的腮帮子上，高高的鼓出了一块。雷尼喜欢在腰上扎一条粗长的黑皮带，头戴斯特森帽(Stetson hat)，足登牛仔靴子，

这样可以使他自我感觉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每次抓到了黑人嫌疑犯时，雷尼的爱好和习惯，就是从腰上抽出那条黑皮带，朝着黑人嫌疑犯没头没脸的死命毒打，其暴戾本性，由此可见。

1959年10月，在一次例行检查车子超速的事件中，当他发现停下来的驾驶人是一位来自芝加哥市的非洲裔美国人时，他的处理方法是立即拔出警枪，将那位黑人送上西天！密西西比州费城警察将案件进行内部调查，可是三调查，两调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雷尼就此逍遥法外。

1962年，雷尼出马竞选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警长，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充满了种族歧视色彩的，“我是能够对付正在兴起的特殊情况的人”，他嘴里的“特殊情况”，指的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他的另外一句竞选名言是，“我深深地相信我们南方人的特殊价值，我将尽力去维护。”他所谓的“南方人的特殊价值”，指的就是美国南方传统的种族歧视制度。

当他出任了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警长之后，他开始大量起用“三K党”人，其中最为世人熟悉的的就是他的副警长普赖斯。他和雷尼在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警界中是一对无恶不做的恶霸，两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1964年6月21日，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到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调查研究“锡安山卫理公会教堂”被纵火烧为平地的事件，再到4位受害者的家庭里逐一拜会和安慰后，即离开现场，准备返回马里丹市“种族平等协会”的办公室。

车子是由钱尼驾驶的，他在法定时速30英里的道路上依法正常前进，毫无违法之处。尼肖巴郡费城副警长普赖斯驾着警车，正在离费城6里之外的16号公路上巡逻，当他发现与他迎面而来那部黑名单上的汽车时，惊喜得在无线电通话器里大声欢呼：“哈哈！我找到了！就是这个乔治·雷蒙(George Raymond)！”

“乔治·雷蒙”是一位在密西西比州从事民权运动的领袖，也是“白武士三K党”最痛恨和讨厌的对象之一。“白武士三K党”为了显示他们的“纯洁”和“高贵”，背后将所有的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的领导者人，统统藐视地称之为“乔治·雷蒙”。

兴奋难耐的普赖斯发现了“乔治·雷蒙”后，连忙来了一个紧急U形转弯，飞沙走石地横越到对面马路，猛踏油门，快车追赶，闪灯鸣号，将之截停。普赖斯看清楚了车内的三人，正是他要寻找的那几位“乔治·雷蒙”后，即一本正经地向着钱尼宣布说，由于他在法定时速30英里的道路，开出了35英里，超速了5英里，严重违反了密西西比州的交通管制法，他已经被依法拘捕，而车上的另外二人，亦是协助调查的对象，依法同时拘捕。

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就是如此的被关进了尼肖巴郡监狱，等待发落。普赖斯将他们三人关进监狱后，立即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件事就是用电话通知了“白武士三K党”头目“大雄鹰”基伦，告诉他有三个“乔治·雷蒙”已经被关起来了，基伦心领神会，自然知道该如何处理了；第二件就是下令尼肖巴郡监狱的管理层，封锁消息，如果任何人或电话来查询有关三位民权工作者的话，一律统一答复：他们不在这里！

由于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没有依照预先约好的在下午4:30分前一定会返回马里丹“种族平等协会”的办公室，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办公室，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忧伤而沉重的表情，工作人员开始紧张地四处打电话，查询三人的下落。

当天下午5:20分，“种族平等协会”办公室打电话至尼肖巴郡监狱，查询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是否被拘捕在内。监狱女狱警美妮·赫林(Minnie Herring)奉了普赖斯的命令，睁着眼撒谎，回答说：“没有！他们不在这里。”。

“白武士三 K 党”头子基伦是这场残忍屠杀的真正主谋，他从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被关进监狱开始，就忙碌得不亦乐乎。他首先在“长角牛露天电影院(Longhorn Drive In)”的空地上，召开了“三 K 党”干部会议，告诉大家当晚的“四号行动计划”，同时征询谁最有种来动手执行这个所谓的“光荣的任务”，有几位年轻的小“三 K 党”兴奋得跳着脚响应。

基伦为了他们能准确无误地完成任任务，特意安排他们前往尼肖巴郡的监狱，看清楚他们“四号行动计划”对象的庐山真面目，又命令他们必须要去购买多副塑胶手套备用，而且必须要在当晚 8:15 分前，到达费城集合。

基伦这只狡猾无比的老狐狸，他为了替自己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据，特意跑到邻县的一家殡仪馆，为他刚死去的叔父致哀。他扶棺嚎啕，如丧考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使人心酸不已。他这是在演戏，目的是要留下人证和物证，以便日后东窗事发时，做为脱身之用。

当天晚上 10:07 分，在外面的天罗地网已经铺好了之后，普赖斯带着可掬的笑容，来到了监狱，他告诉狱警说，如果钱尼等人愿意交出罚款的话，不可刁难人家，随时放人即可。

钱尼等三人在交了 \$20.00 元的罚款后，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普赖斯不允许他们用电话与任何人联络，也不允许他们继续停留在尼肖巴郡，命令他们立即离境，不得逗留，并且亲自开着车子，沿着 19 号公路，尾随他们到边界为止，是时为晚上 10:30 分。

当普赖斯的警车从钱尼车子的倒视镜里消失时，三人喘了口长气，惊魂甫定，以为这下子可以脱险了，但是他们可能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掉进了早已设计好的阴谋陷阱里，死神已经站在前面等着他们的到来！

钱尼突然发现，马路后面，有两部车子，用极快的速度，正朝着自己开过来。三人稍一商量，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在这荒山野岭四边黑漆一片的环境里，凶多吉少，还是快走为上策。钱尼加足了马力，死命前冲，希望能够摆脱了后面的追车。突然之间，普赖斯的警车又闪着警灯，尾随在后面，警笛长鸣，他们不得不将车子停住。

普赖斯拿着长长的手照电灯，走了过来。后面紧追而至的两部车，也将他们前后夹住，挡住了他们的道路，同时用耀眼的高灯，照住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将车子停下来，查看个究竟。

在“三 K 党”领袖基伦的命令下，从两部车子上，快速地跳下来两批手持武器的“三 K 党”，朝着他们的车子，从四周围拢了上来。他们大声命令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从车子里出来，三人面对穿着警察制服的交警，不敢违命，只得出来。

“三 K 党”暴徒们又粗暴地命令他们立即登上了普赖斯警车的后座，飞车离开现场。“三 K 党”暴徒们并不回答他们任何的问题，将他们带到旁边一条在沙漠边缘地带的叫做“切石路(Rock Cut Road)”的地方后，喝令他们全部下车，双手抱头，跪在路边。

从背后闪出来的两个“三 K 党”暴徒不由分说，用长枪托死命地朝着古德曼和施韦特纳的后脑勺就猛力敲击，两人顿时头破血流，滚倒在地上。其中有一个最为凶狠残暴，叫做霍勒斯·多伊尔·巴尼特(Horace Doyle Barnett)的“白武士三 K 党”暴徒，排众而出，残暴地扣响了扳机，两人立即被乱枪射杀。

也许这批“三 K 党”暴徒们，觉得古德曼和施韦特纳这两位犹太人，虽然该死，可也同是白人，因而给了他们两人一个“痛快”，但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钱尼，就不一样了。“白武士三 K 党”暴徒们把已经吓得魂飞魄散的钱尼围在中间，就像猎人们围住了一只受伤的可怜的小野兽。他们首先用绳子将他绑起来，使他失去了任何的反抗力，然后一边咒骂，一边拳打脚踢，尽情地将人类最丑陋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等到他们“玩”够了，才开始进行冷血屠杀。

26岁的“白武士三K党”韦恩·罗伯茨(Wayne Roberts)，是一个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以“不名誉”的理由踢了出来的小流氓，此人心狠手辣，狼心狗肺，毫无人性，他是第一个朝着施韦特纳脑袋开枪的凶手。

罗伯茨谋杀了施韦特纳后，已经杀红了眼，他二话不说，大开杀戒，又朝着古德曼的脑袋，开了两枪，等到其他的“白武士三K党”暴徒们羞辱完了钱尼后，又是他出手将之开枪射死。站在旁边已经手痒难耐的巴尼特，不甘落后，也大步走向前，朝着钱尼的脑袋和心脏，再补上数枪，加快地送他们上路。

“白武士三K党”暴徒们把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的尸体，拉到郊区“老欢乐农场(Old Jolly Farm)”，那是一片253英亩大的土地，主人是“白武士三K党”成员欧林·伯雷奇(Olen Burrage)。

在他们到达之前，一个特大的泥坑，早已经在“老欢乐农场”内被挖掘好了，就是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白武士三K党”暴徒们把他们三人的尸体，埋在荒废的泥坑地里，再填平泥坑后，立即作鸟兽散。

1964年6月22日零点30分，普赖斯在完成了对三位民权运动人士谋杀的“光荣任务”后，返抵尼肖巴郡费城，向刚从医院探望妻子的警长雷尼汇报了详细过程，得到了雷尼的当场嘉奖，在场者尚有数位“白武士三K党”的领导人。

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的突然同时失踪，立即在全国造成了特大号的新闻，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大家紧张地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新闻界的注意力，不由地集中到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警察部门的态度上，新闻记者向雷尼询问有关三位民权工作者的消息时，这位警长居然大刺刺地撒谎说：“他们是在密西西比州某些地方躲起来了，目的就是制造引起人们注意的新闻。”

作贼心虚的雷尼对于任何的指责，都有暴跳如雷的情绪反应。当他在接受拉马尔现场广播公司记者比福德·波西(Buford Posey, Lamar Life Broadcasting Company)在新闻中指出他可能是案件嫌疑人时，不由的大怒，立即到法院提出对拉马尔现场广播公司与比福德·波西的“诽谤”控告，要求赔偿100万元的“名誉损失费”，当然这件所谓的“诽谤名誉”的官司，是不会真的开庭。

1964年6月2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全国印发人口失踪海报，贴出了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的相片，要求民众提供消息。这使“白武士三K党”暴徒们，开始议论纷纷，坐立不安起来。

美国联邦政府开始重视这件民权事件。1964年7月2日，约翰逊总统借力使力，乘着可用的民意，将美国国会刚通过的《1964年民权法案》签署为美国法律。

1964年7月10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亲临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为新开张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杰克逊市分部剪彩，鼓舞士气，同时宣示了美国政府打击邪恶和犯罪的决心。

1964年7月31日，在美国联邦调查局资深探员苏里文领导的特别小组努力下，案情开始有了突破，他们把三万元的重金，交给了一个叫做梅纳德·金恩(Maynard King)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线人，换取了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被埋尸在老欢乐农场的情报。

金恩是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的交通巡警，也是当地的“白武士三K党”的成员，他没有直接参与杀害那三位年轻的民权工作者，但从头到尾，他却是全程凶案的最前排观众，这才赋予他这个大发死人财的机会。

金恩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艾克斯先生(Mr. X)”的代号呼之，长达40年之久，才被后人公诸于世。当他死后，居然有几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出席他的追悼会，曾经一度引起新闻记者的怀疑，但是苦无证据，只得作罢。

在寻找三位年轻的民权工作者尸体的过程中，引出了好几件案外案。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经验和推测，“三K党”应该是将三具尸体丢弃到附近的河里喂鱼的，于是邀请了美国海军，送来了两巴士的特种部队，开始在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附近的河流中打捞。

特种部队意外地在河水里，找到了好几副被报失踪的非洲裔美国人民权分子的尸骨，但却不是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的遗骸。

1964年8月4日早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得到了藏尸地点的准确情报后，先到当地法院取得了搜索令，终于在老欢乐农场起出了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的尸体。

1964年8月4日晚上8:01分，美国联邦调查局助理部长卡撒·德克·德洛克(FBI Assistant Director Catha Deke DeLoach)致电白宫，亲自向约翰逊总统报告说：“尸体找到了！”。

美国政府全力追捕杀害三位年轻民权分子的凶手。1964年10月13日，“三K党”党徒詹姆斯·约旦(James Jordan)，受不住来自四方八面的精神压力，首先向苏里文自首。他承认自己是“三K党”谋杀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案件的全程目击证人，只要给他司法赦免、人身保护和3千5百元的搬家费的话，他愿意出庭作证，将全部的故事，和盘托出。

至此，案情急转直下，事实大白于世。美国联邦调查局据此，已经掌握住足够的证据来进行控诉。1964年12月4日，在这个下着毛毛细雨的早晨，数十位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同时行动，在密西西比州各地一口气正式拘捕了18位涉案的“三K党”党徒。

可是，起诉书上的理由，并不是一级谋杀，而是什么“违反了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的民权(Violating the civil rights of Schwener, Chaney and Goodman。)””。就算是这点小罪，在“三K党”雄霸天下的密西西比州里，亦是难以过关：1964年12月10日，整件案件，居然被当地的司法委员会取消了。

美国检察官紧追不舍，继续与黑暗斗争，他们将这件荒唐透顶的判决，移送至美国最高法院检讨。当时正担任美国政府司法部次长的马歇尔，他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上，没用多少时间，就使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同意了下令校正威廉·寇斯法官(US Judge William Harold Cox)的错误，必须重新开庭审判这件震惊国际的特大种族仇恨谋杀案。

1965年1月10日，一个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美国大陪审团，通过了18位全是“白武士三K党”涉案嫌疑犯的起诉状，允许将他们送上法庭的被告席：

第1位是普赖斯，尼肖巴郡费城的副警长；第2位是鲍恩斯，是“白武士三K党”的创办人；第3位是雷尼，尼肖巴郡费城的警长；第4位是吉米·阿利奇(Jimmy Arledge)，马里丹市的货车司机；第5位是比利·韦恩·波西(Billy Wayne Posey)，威廉斯维尔市(Williamsville)加油站工人；第6位是吉米·斯诺登(Jimmy Snowden)，马里丹市的洗衣店送货员；第7位是奥尔顿·罗伯茨(Alton Roberts)，马里丹市的家电推销员；第8位是霍勒斯·巴尼特，杂货店推销员；第9位是柏纳德·艾金(Bernard Akin)，马里丹市的家庭汽车(House trailer)经纪人；第10位是特拉维斯·巴尼特(Travis Barnett)，马里丹市汽车修理工，他也是全案最毒辣的凶手巴尼特同父异母的兄弟；第11位是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马里丹市卡车司机；第12位是法兰克·赫登(Frank Herdon)，马里



丹市汽车快餐店经理；第 13 位是伯雷奇，三位年轻民权分子的尸体，就是埋在他的“老欢乐农场”里；第 14 位赫尔曼·塔克(Herman Tucker)，三位年轻民权分子埋尸的“老欢乐农场”，就是由他设计和兴建的；第 15 位是理查德·威利斯(Richard Willies)，是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的警员；第 16 位是基伦，是整件谋杀案的元凶和导演，是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锯木厂的工人，他的副业是传递上帝爱人类甚至爱敌人的基督教牧师；第 17 位是艾思尔·格伦·巴内特(Ethel Glen Barnett)，是美国民主党提名的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下任警长职位的候选人；第 18 位是杰里·麦格鲁·夏普(Jerry McGrew Sharpe)，密西西比州马里丹市纸浆搬运工。

正义和公义之路，向来都是崎岖不平的。1965 年 2 月 24 日，当这 18 位涉案的“三 K 党”案件到了当地的法庭后，居然被在密西西比州热衷于大力推动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法官科克斯以“证据不足”和“非自愿招供”为理由，将案件撤销，并且现场释放了其中的 15 人，全国为之哗然。

大概美国法官科克斯不仅是一位种族隔离政策的爱好者，还是一位心肠仁慈而且温柔敦厚的好人，不忍心“三 K 党”徒们去坐牢，所以在 18 位被告中，他居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释放了其中的 15 位。

剩下来的三位也是幸运儿，普赖斯，轻判 6 年，鲍恩斯轻判 10 年。科克斯法官对于基伦向法庭提供的大量当时不在凶案现场的人证和物证，非常满意，因此宣布他是清白无罪的，当庭释放。

科克斯法官由始至终，都是抱着一种偏激而狭窄的心态来审理这件大案的，他在开庭之前，就警告检察官说：“我绝不允许在我的法庭上演这场闹剧(I am not going to allow a farce to be made of this trial)!”。三条宝贵的生命，一载的劳累奔波，就在“三 K 党”的欢呼声，在全国人民的怒吼声中，在科克斯法官的包庇下草草的就此结束定案。

并不是每一位法官都是正义的化身，哪棵果树上都会有坏果子，哪个行业里也都会出败类。科克斯于 1901 年 6 月 23 日在密西西比州印第安诺拉市(Indianola)出生，他的父亲是密西西比州太阳花县警长(Sunflower County sheriff)，毕业于“密西西比大学”，后在“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位，自 1924 年至 1961 年，在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为执业律师。

科克斯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法官，并非因为他的德行，或是他的法学修养，而是一单政治交易的结果。1961 年，科克斯的老同学——密西西比州美国参议员伊斯特兰德，当时他是参议院中最有权势的司法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伊斯特兰德是位一向以种族歧视为天职的白人至上的迷信者，为了帮助老同学弄个法官当当，居然毫不避嫌、毫无羞耻地公开叫价，他直截了当的告诉美国司法部长罗拔特·肯尼迪说：“告诉你哥哥，他如果给我科克斯的话，我就给他那个黑鬼。”

伊斯特兰嘴里所说的“那个黑鬼”就是马歇尔。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法官一职，必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过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多数票通过，才能进入全院票决程序。如果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不进行审理的话，则会卡死在那个关节上，因此，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一职，乃权倾一时之位。

约翰·肯尼迪总统接受了这件台底交易，果真提名了他素无好感的科克斯出任美国法官，但是后来要提名马歇尔出任美国第二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时，事情起了变化。当时的美国约翰·肯尼迪总统，一直想提名马歇尔出任美国第二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但是一来因为罗伯特·肯尼迪态度傲慢，气势凌人，二来因为马歇尔志不在此，对于这个美国法官的位子，兴趣不大，因而告吹。事后，还是由于这件政治交易的原因，马歇尔出任了美国联邦第 2 上诉法院的法官，开始了他的美国法官生涯。

1961年6月20日，在向罗拔特·肯尼迪许诺一定会凭良心办案后，美国国会参议院于1961年6月27日通过了科克斯的听证，三天后将委任状交到他手上。在伊斯特兰的台底操作下，由提名到委任，只用了10天的时间。上任不足一年，他居然高升为美国密西西比州管辖区法院院长，并且在任长达9年之久。1982年10月4日，他获得“资深退休(Senior status)”福利，直到死亡为止。

“资深退休”是美国司法部的一项特权，只要美国法官年龄在65岁以上，连续服务美国法庭15年以上，就可以领取全薪，但只需半职工作，或少量工作，享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名全职秘书，但不占美国法官名额，因此不妨碍美国总统继续提名新的美国法官职位。

科克斯是一位毫无声誉而且法学差劲的美国法官，凡是到他法庭的任何民权案件，就没有一件有好结果的，不是被他否决掉，就是将之再三拖延，使之半死不活，难上难下。有一个在美国法庭上广为流传的种族歧视故事：一位日裔美国律师，在法庭上向美国法官科克斯要求多点时间来准备案情，那位充满了种族歧视的法官居然凶巴巴地回答说：“你还要多少时间？你们在珍珠港时又给了我们多少时间？”

科克斯最出名的一次无耻的法庭表演，是于1964年3月15日，一件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非洲裔美国人投票权利的诉讼案。巧合的是，主控方的检察官，也是后来这三位民权工作者谋杀案的检察官约翰·杜尔(John Doar)。

当科克斯听到杜尔要传唤一批非洲裔美国人出庭作证时，这位所谓的美国法官，居然满脸怒容地斥骂道：“是谁叫这么一帮像非洲黑猩猩的家伙们，可以来到这里乱搞乱动的(Who is telling these people that the they can get in here and push people around, acting like a bunch of chimpanzees)?”

1964年，《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并且成为美国法律后，科克斯是全身难受，他居然在法庭上公开抱怨说：“我不知道在这里有谁不反对它！”。

科克斯公开的种族歧视言论和公开推行他白人至上的反动思想，多次激怒了美国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雅各·科佩尔·杰克·贾维茨(Senator Jacob Koppel Jack Javits)和纽泽西州美国众议员彼得·沃莱士·小罗迪诺(US Congressman Peter Wallace Rodino, Jr.)，曾两度提出对科克斯的弹劾案，但在反动歪风的狂飙下，无疾而终。

罗迪诺虽然是民主党，但并不具有党派成见，1974年5月至7月在美国国会因水门事件而弹劾尼克松总统期间，他是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正是可以置尼克松于死地的位置，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去做，美国舆论对他有着“公平处事”的佳评。连温和的罗迪诺都要提案弹劾科克斯，可见其天怒人怨到何种程度。

科克斯从1961年开始出任美国法官，直到1983年退休为止，总共干了22个年头。这22个年头，在科克斯充满了种族偏见思想的坏影响下，正是密西西比州司法最黑暗的年代。1988年2月26日，至死不改其种族歧视陋习的科克斯以87岁高龄，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逝世，结束了其可耻而颇具争议的一生。

不能因为一棵树上有一只坏苹果，就说整棵果树全是坏的。美国检察官将这件荒唐透顶的判决，移送美国最高法院，要求检讨。1966年3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推翻科克斯法官的胡判乱决，重新开庭审判。

1967年2月28日，一个全新的美国大陪审团，将他们18人，全部正式以阴谋罪起诉之，并于1967年10月7日，开庭审案。12位陪审员是由7男5女，年龄介于34至67岁之间的白人组成。其中只有一位，承认自己“很久以前曾经是三K党”，密西西比州总检察官罗伯特·豪伯格(Robert Hauberg)认为这有“利益和信仰上的冲突”，请法庭否决他的陪审员资格。

科克斯法官立即做出了否决的决定，不过他否决的，不是那位“三K党”党徒，而是密西西比州总检察官罗伯特·豪伯格的合理要求！科克斯居然允许“三K党”党徒，来充当审判“三K党”党徒的陪审员，这种偏袒而荒谬的心态，不是已经昭然若揭吗？

“三K党”党徒的被告们重金聘请了12位名重一时的出色律师，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团。辩护律师团由两位主将领队，一位是劳雷尔·威尔(Laurel Weir)，一位是克莱顿·路易斯(Clayton Lewis)。威尔是一位专为“三K党”辩护的律师，而路易斯更是来头不小，他是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的现任市长。这就是世人认为这是荒谬透顶的原因之一。

美国政府将他们安放在“白武士三K党”内部的三位秘密线人华莱士·米勒(Wallace Miller)、迪尔玛·丹尼斯(Delmar Denies)和詹姆斯·约旦，作为主要的控方证人。尤其是约旦，他虽然在出庭前，被“白武士三K党”的暴徒们吓得几乎全身瘫痪，连走向法庭都困难，但是他的证词，却最为强力和权威，因为他是全程参与者，更是屠杀现场的目击者。

辩方的策略是用实际的证据，向陪审团展示出这三位政府的证人，其证词是不可靠和不值得信赖的，因为他们都是有罪行的惯犯。整个审判在充满了种族歧视的气氛下进行，在最后结论陈情时，美国政府检察官杜尔对着12位陪审员，用手指着普赖斯说：

“普赖斯先生是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的现任副警长，可是他运用了他所有法律的机器，他的办公室、他的权力、他的权限、他的警徽、他的制服、他的监狱、他的警车、他的警枪，他用尽了所有能用的力量去策划，去关押，去强制和去大肆屠杀！两造律师们在法庭上所说的话，人们很快地就会忘了，但是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你们今天所做的决定。”

陪审团讨论商量了两天，还是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科克斯对此很生气，下令陪审团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否则他就宣布审判流产。1967年10月20日，陪审团的结果出来了：18位涉案嫌疑犯中，7人罪名成立，6人无罪释放，4人说不准，放人了事。

科克斯对于陪审团裁定被告们有罪一事，相当不满意，在法庭上刚宣读了有罪裁决，科克斯就拉长了脸，非常不高兴地说：“我实在没法为这样的陪审团裁决背书(I very heartily endorse the verdict of the jury)!”

基伦因为有了“不在现场”的“证据”，所以可以逍遥法外。伯雷奇则将他私人农场是埋尸地点一事，推得干干净净，自称毫不知情，被判无罪。被定罪的凶徒是普赖斯、罗伯茨，包温斯、史诺丹、比利·包思尔和班尼特尔。

1967年12月29日，美国法官科克斯宣布了他对7名罪名成立的阴谋犯的量刑：普赖斯和波西6年；罗伯茨和鲍恩斯10年；其余者全部4年。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普赖斯，他虽然被判了入狱6年，但在牢里还不到4年，就被“仁慈”的科克斯法官释放回家过年去了。

科克斯是由头到尾都不喜欢这种案件的，当他量刑完毕后，相当的不痛快，于是抱怨说：“他们只是宰了一个黑鬼、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白人，我判的刑期是我认为他们理应所得的”。

这么一场轰动全国的种族仇恨谋杀案，居然就像一幕司法肥皂剧，就此可耻地以荒唐结局收场。普赖斯是整件屠杀案件的元凶和主谋，他在谋杀了三位民权工作者之后，一直小人常戚戚的坐立难安。

美国联邦调查局高级专员苏里文和约翰·普罗克特(John Proctor)带领着大批探员进驻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调查案件后，立即对这位“三K党”产生了极度的怀疑，锁定他是凶案的嫌疑人之一。

苏里文和普罗克特邀请普赖斯一起寻找三位民权工作者的尸体，使这位副警长更吃不准这两位联邦调查局高级专员的心思。当苏里文和普罗克已经掌握住了三位民权工作者的尸体地点后，又邀请这位副警长一起去挖尸，普赖斯拿着铲子，装成一幅很积极的样子，满头大汗地挥铲，好像早就知道了尸体的地点似的，这更使苏里文和普罗克对他起了疑心。

普赖斯在明尼苏达州“山德斯东联邦监狱(Sandstone Federal Penitentiary)”坐了四年半的监狱后，回到了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费城的老家，从事房产检视员、汽油公司司机、珠宝店雇员等极不稳定的闲杂工作。

1977年，普赖斯在接受《纽约时报杂志》采访时说，他除了喜欢看那部长篇连续剧“根(Roots)”外，在发表对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的感想时说：“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的演变，也只有如此了。”2001年5月6日，他在工作时，被从架子上滑下来的机器零件砸成重伤，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得年63岁。

雷尼的报应是罪有应得的。1965年1月15日，雷尼被美国大陪审团刑事起诉，但被科克斯法官无罪释放。1967年又被第二次起诉，但又被他逃过险关，无罪释放。他虽然在法庭上是一位幸运儿，但在社会上却是一位倒霉星。

自从1968年在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警长宝座上下来后，雷尼就没有一天的好日子。因为他背负上了残杀忠良的恶名，到处受到鄙视，也到处受到排挤，更没有人愿意给他一份像样的工作，想去干老本行修汽车，又吃不了那份苦，只能在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找点看门或在酒吧维持治安的闲差工作，最后终于物色到了一份在室内商场的超市里警卫的工作。

从不可一世的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警长到穷苦潦倒的超市警卫，并不足以说明雷尼的倒霉，比这个更倒霉的是在他正想埋葬自己光辉的过去，面对现实忍辱偷生之际，他患了使他在肉体上极度痛苦的喉咙和舌头双重癌症，2002年11月8日，癌症末期的雷尼，带着他的忏悔和傲慢，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

这是美国司法史上的污点，是使美国人蒙羞的耻辱，“三K党”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失掉了灵魂，最终还是被美国人民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一个没有公义的国家，是一个死亡的国家，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是一个死亡的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这一幕司法肥皂剧只能代表美国的黑暗面，不能说这就是美国人的精神文明。看看当代美国作家杰里·米切尔(Jerry Mitchell)的正义精神，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国精神文明，就知道美国是个不亡之国。

米切尔是《杰逊号角报(Jason Clarion - Ledger)》的一位新闻记者，也是一位有道德勇气的作家，他无畏于“三K党”的死亡威胁，不惧反动派之经济封锁，坚持不懈地将这件伤天害理的“三K党”犯罪勾当彻查下去。许多新的证据，新的证人，新的事实，都在《杰克逊号角报》上不停地公布出来，虽然令“三K党”捶胸顿足咬牙切齿，但也使整个美国的新闻界，为之喝彩不已。

米切尔这种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使美国人为之骄傲，为之感动，为之鼓舞。有一位在伊利诺州中学教历史的巴里·布拉德福德(Barry Bradford)的老师，就是被米切尔的精神所感染的众多人之一。

本身是美国白人的布拉德福德，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老师之一。当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被杀害的时候，他正在伊利诺州林肯郡“艾迪尔·史蒂文森中学(Adial Stevenson High School, Lincolnshire)”教授历史课目。他在课室里经常向他的学生，解释这件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三位民权工作者被残杀的凶案的历史意义。

布拉德福德并非那种空口说白话，只说不干的象牙塔知识分子。他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带领着三位白人女学生艾丽森·尼古拉斯(Allison Nicholas)，莎拉·西格尔宇(Sarah Siegel)和布丽坦特·萨尔蒂尔(Brittant Saltiel)，参与了米切尔的奋斗行列，师生们齐心协力，追踪案情，献身真理，要为人间留下一片净土。

这5位伟大的美国人，成年累月的不停努力，使这件历史事件在湮没了41年后，得以重见天日，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他们发掘出了两件最重要的新线索：第一件是“Mr. X”是提供埋尸地点之人；第二是他们在2004年1月，居然说服了基伦，接受了他们的专访，拿到了第一手直接的录音证据，加上大量其他的新出土的文件和证据，使美国国会不得不在2004年通过重新审判此案的特别议案。

2004年9月14日，密西西比州司法部长吉姆·胡德(Jim Hood)宣布：他已经握有足够的证据，重办这件世纪大案，他即将很快将证据送到大陪审团那里立案侦办，2005年1月7日，胡德将杀人埋尸后摇身一变成为穿着基督教牧师圣袍，满口仁义道德神爱世人也爱敌人的基伦正式拘捕归案。

2005年6月21日，是古德曼、施韦特纳和钱尼三人被密西西比州白武士三K党暴徒们冷血残杀后的整整41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也是那位假基督教牧师基伦的报应日，他被密西西比州法庭以“过失杀人”而不是“一级谋杀”宣布罪名成立。

这位时年已经80岁的老罪人，终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被密西西比州法庭以“过失杀人”的刑事重罪判刑60年，他也只能脱下圣袍，带着他的忏悔和多病的残躯，到美国联邦监狱里去度其余生了。（待续）

2011年4月20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